

学术讨论会论文

关于郦道元的“访读搜渠”

马 希 俊

西北师范大学地理系

一九八八年六月

关于酈道元的“访读搜集”

马瑞俊

酈道元在其《水经注·原序》中谈到他撰写《水经注》的目的、原则和方法时说：“窃以多暇空愤岁月，辄述水经，布之前文。……脉其枝流之处纳，珍其沿路之所臻，访读搜集，释而缀文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访读搜集”意味着什么呢？在近年出版的王战组先生所著《中国历史地理（上）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）中认为：“酈本上只是缀集资料而成《水经》，而非来自实地考察。”王引述酈道元原《序》中的几句话：“余少志寻山之趣，苦违向津之性。”并说明酈氏“並沒有爱好野外旅行的意味。”又在这段文字的注释中进一步说：“全书只有卷十二至马水篇，《经》文‘又东南过潞县’北：下注文，……所述就是当时情况，最足明确”。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而值得研究。

《水经注》问世以来，研读者代不乏人，並以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爱好出发，有褒有贬。或曰“酈道元博极群书，识周天壤。其注水经也，於四清百川之源委，支派出入分合，莫不究其方向，记其道理，数千年之行蹟故蹟，如观掌纹而数家室，更有余力，铺写景物，片语隻字，妙绝古今，诚罕

安本有之于书也，但其书祥于北而略于南”。（刘继庄：《广阳杂记》）或曰：“若其据拾遗圃，考稽往蹟，良为考古之助。余嘗谓神氏之病，在文意修辭，因端起義，率近附合，百曲千迴，文末有餘，卒旨转晦”（《读史方輦纪要》）。或曰神道元之《水经注》“文士但以为荟蕞之书，不知身沿溪讨源，穷端竟委，殫而不失之矣也”（李振裕《禹贡锥指序》）。或曰《水经》一书，“幸有道元为之詮次，缺者补之，谬者正之。杜佑通典，学数百册，读者已极解其非矣”（杜一有诗）。对于神道元是否勤于作现场考察的问题，多数著者的回答是肯定的，如清代疏德潜在其《水经注集释订阮原序》中说：“余少时读水经注，辄真真能读万卷书，行尽天下水经。”又如杨慎（升菴）在其《水经注碑目》中说：“道元水经注，天下之碑皆载焉。夏景祥述，疲而莫究，对之不可曾目覩。”赵煦等也批判，以《水经注》中“塞外群流，江南诸流，道元无迹，皆未所经。”“撰不克附会乖错，下信而失实”。言外之意，书内所述其它地区多为道元足跡所经。这个意见我们认为基本是正确的。事实上《水经注》中所提到的不少内容都是神道元亲身或派人考察过的。“博采异书，据耳曾闻”是《水经注》的一大特色。“行梁行远，周流无定，故曰无，而山溪以流，不皆意为揣测”（《读史方

錄此文。中有言嘯，琴瑟相對，后人微加裝飾，以為嬉遊之
處。南北邊岸峻空，疏木交合。先公以本和中，作鎮海岱。
余總角之年，侍書東州。至若美夏大流，廂居倦憩，提琴命
友，嬉嬉永日，操箭尋波，松林垂風，琴歌既答，歡情亦暢，
是為梗寄，寧可忘怡。小東有一湖，佳饒鮮菊，匪徒芳奇為
第。泉石皆並七麟。其水東北流入巨洋，謂之惠洛泉。”（
因夢蓀先生書《水經注》五冊五頁，以下引文見同書）這是
道元對幼年遊歷之所的回忆之筆，似圖如画，有情有景，

又，經文“（潞水）又東過利縣”系下注文中說：“（
潞水）東北流，經广縣故城西。旧青州刺史治，亦曰青州城。
潞水又東北流，石井水注之，水出南山。……其水北流注井，
井在广縣東側，三面臨石，高深一匝有余。長津激浪，瀑布
而下，樹巖之音，驚川聒谷，澎湃之勢，狀同洪河。北流入
潞水。余生長东齐，極遊其下，於千間絕。刀石綿剡后，因
王事復出海岱，郭食紫意同石井。賦詩言意，歎日嬉嬉，尤
愈翫心，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。……魏末和中，北水復竭，
魏統初年，先公陳州，即往東野，其水復通，澄映藍川，所
謂機石銘而足盛，穿窬續而寫建矣。海岱之士又領道津焉。
……潞水之流，在利縣南。”（同上）
這裏不僅是道元少年時之嬉遊之地，也是魏朝末年，大田

地志图，完全是亲见实录。对此水之通塞，亦言之甚详。

3. 经文“(泗水)又屈东南过湖陆县南，渭渭水从东北来，流注之”条下注文中说：“经无南梁之有，而有渭渭之称，疑即是水也。戴延之《西征记》，亦言湖陆之东南，有渭渭水，亦无南梁。谓是吴王所亭之渚也。余按湖陆西南正有是水，延之盖以《国谱》云：吴王夫差，起师将北会黄池，掘沟于齐鲁之间，北属于沂，西属于济，以是言之，故谓是水为吴王所掘，非也。余以水路求之，北有泗川耳，盖北达沂西，北通于齐鲁而接于济矣，吴所浚广耳，非谓起自东北受沂，西南注济也。假之有通，非吴所趣。年载诚明，人情则近，以今证古，盖知延之不通情理矣。”（上引，四册，99—100页）道元以水路探求实际所得，纠正戴延之《西征记》所言之谬误。

4. 经文“(获水)又东过萧县南，睢水北注之”条下注文中说：“萧县南对山，世谓之萧城南山也。……山有其谷，谷水北流注获，世谓之西流水，言水上承梧桐陂。陂水西流，因以有名也。余嘗过萧邑，城右惟是水北注获水，更无别水，疑即经所谓睢水也。城东西及南三面，临侧於水，城郭阨隘，自非同居矣。城南旧有石桥，桥处，积石为梁，高二丈，今荒然器尽，亦不知谁所造也。”道元途经萧邑，行

色如飯，然未忘“訪漢搜渠”，對於已然石渠，亦欲求之何人所築也。

5. 经文“灋水出雁門陰館縣，東北過代郡繁畧縣南”条下注文中说：“其水（指如澤水，即今之御河）又逕宁先官东，獻文帝之为太上皇所居故宫矣，宫之东次下，有两石柱，是石虎邺城东门石桥柱也。按柱勒赵建武中造，以其石作工妙，徙之于此。余为尚书祠部，与官都王穆熙，同拜北郊，親所經見，柱侧悉鐫云矩，上作踏踞，甚有形势，信为工巧，孝子丹碑则远矣。”（上卷·三册·11页）这是道僧职北魏平城时与同行拜坊北郊所见所感之一。

6. 经文“（河水）又东过云中柳陵县南，又东过沙南北，从县东，屈南过沙陵县西”条下注文中说：“芒干水（今大黑河）又西南，逕白道南谷口，有城在右，萦带长城，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。自城北出，有高峰，谓之白道岭。沿路惟土穴，出泉挹之不竭。余每读琴操，见琴慎相和。雅歌录云：铁马衣城窟。及其跋涉斯途，运怀古事，始知信矣，非虚言也。顾瞻左右，山椒之上，有垣若颓基焉。沿溪巨岭，东西无极，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。……余以太和十八年，从高祖北巡，居于阴山受降武悉。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，碑文是中书郎高潜之辞也。自台西出南上山，山无树木，惟至

阜耳。即~~严~~德殿所在地。其殿四注西夏（厦），堂宇奇井，
图画奇禽异兽之象，殿西北，得煇煌堂，雕楹铄铄，取状古
之温室也。其时帝幸龙荒，游冀朔北，南祭三仇池，杨难当捨
着姜城，重译拜阙，陛见之所也，故殿以广德为名。魏太平
真君三年，刻石树碑，勒宣时事，碑颂云：……待中司徒
东郡崔浩之辞也，碑阴题……皆从民姓名，若新经焉。……
……芒干水又西南，注沙陵湖，湖水又西南入于河。河水南
入恒陵县西北缘胡山，历沙南县东北两山二县之间而出。余
以太和中为尚书郎，从高祖北巡，亲所经涉。阜在山南，王
莽之恒阴也。北去云中一百二十里，县南六十里，有东西大
山，山西枕河，河水南流。脉水茅经，魏平川之去次，似非
羌窟也。”（上卷一册45页），这里道元随高祖北巡所见
始末，并对经文的说法表示疑问。

7. 经文“（河水）东达成犇县北，济水从北来注之”
案下注文中说：“河水又东经大经山下，……恒北，即经所
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。今济水自温县入河，不于此也，所
入者奉沟水耳，即济泥之故渎矣。成犇之故城在恒上，萦带
恒阜，绝岸峻周，高四十许丈，城张翦隘崎不平。……
晋襄公二年七月，晋成公与诸侯会于戚，遂城虎牢以通郑。
……城西北有小城，周三里，北西列观临河，岩岩孤上。”

景明中言（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沈炳堃撰《水经注集订疏》附注认为“言”字当是“余”之误，甚是——司者）之寿春，路值蕲邑，升眺清远，势尽川陆，霸迹邈至，有伤深情。河水南对玉门，……门东对临河侧，岸有土穴。魏攻北司州刺史王德祖于虎牢，经战二百日，不克，城惟一井，井深四十丈。山势峻峭，不容防守，潜作地道取井。余偶因公至彼，故往寻之，其穴犹存。河水又东合汜水，水南出浮戏山，世谓之方山池。北流合东关水，水出嵩洛之山，水发于层阜之上，一源两枝，分流泻注，世谓之石泉水，东为索水，西为东关水。……汜水又北，右合石城水，水出石城山，其山横涧垂锁，款壘若城。山顶泉流，瀑布悬泻，下有滥泉，东流泻注。边有数十石畦，有数野蔬。岩侧石窟数口，隐跡存焉，而不知谁所经始也。”（上卷一册，79—80页）

这里是道元奔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途中，访成皋、登伍山、寻虎牢旧井遗迹等的记录，有山有水有物，吊古伤情，情景交融。“访迹搜渠”拳拳之心，溢于言表。他还指出了济水入河地点的变化，非一般游山玩水者所能也。

8. 济水。（肥水）北入于淮——东下注文平说“图水行八公山（在今寿县北，淮河南），山无树木，惟童阜耳。山上有淮南王祠田庐”。——东下注文平说“淮南王祠田庐”之后说：“

余登其上，人马之踪无庸矣，惟庙像存焉。庙中因安及八士像，皆坐膝帐，如生平，被服鲜丽，咸羽扇裙屐，巾壶枕物，一如常居。庙前有碑，齐永明十年（公元492年）所建也。山有隐字石井，即崔琰所谓，余下寿春，登北嶺，淮南之道室，八公石井在焉。”（上书五册，102页）

道元登上八公山，不仅注目山林，循丰信庙古跡，而且对庙像服飾也观察入微。由建碑年表可知，此地属齐。

9. 经文“（决水）又北入于淮”条下注文中说：“俗谓之淠口，非也，斯决淮之口矣。余往因公至于淮津，舟车所届，次于决水。访其民宰，与古名全适。脉水寻经，方知决口。盖淮淠相偏，习俗误耳。”（上书五册，98页）

道元旅次决水，访于民宰。对此条称“决淮之口”为淠口之误，并指出错称之由在于淮淠音相近之故。其脉水寻经之心，非一般游览观光者孰可同日而语也。

10. 经文“清水（今汝水支流白河）出弘农^卢氏县至高山，东南过南阳西鄂县北，又东过宛县南”条下注文中说：“清水又南，潁水注之，水出弘农郡卢氏县之熊耳山，东南逕郃县北，东南逕房陵城北，……俗谓之房阳川。又逕西鄂县南，水北有张子平墓。墓之东侧，故有平子碑，文字悉是古

文，墓額是崔瑗之碑。盛弘之郭仲产并云：夏侯孝若为郡，
復刊碑昭为銘。然碑阴二銘，乃是崔子玉及陈霸耳，非崔若，
是崔孝字。二首並存，嘗无毀坏。又言墓次有二碑，今惟见
一碑。或是余夏侯驛迹，疲而莫究矣。水南道側，有二石礎，
相去六七丈，双膝齐竦，高可丈七八，柱圓围二丈有余，石
质青綠，光可以鑒。其上鑿枅承拱，雕簷四注，宕巧奇刻，
妙絕人工。題言：蜀郡永平姓王，字子雅，南阳西鄆人。有
三女无男，而家累千金，父没当葬，女相谓曰：先君生我
姐妹，无男兄弟，今当安神玄宅，髣灵右土，冥冥绝后，何
以彰吾君之德。各出錢五百万，一女施墓，二女建樓，以表
孝思。銘云墓樓东平林下近故墓，而不能測其处所矣。（上
书，五册，83—85页）

道元不辞炎夏跋涉劳頓，脉水寻經，孜孜曲意瑣瑣碑文，
实地验证，发现盛弘之、郭仲产所言之非。盛、郭言張氏墓
次有二碑，道元仅见其一，然亦未敢妄断盛、郭所言有誤，
而归咎于亡之疲而未能深究也。蜀郡永平子雅之事，竟而不
究。道元直书“不能測其处所”。此种严谨求实之态度，亦
非常人所能企及也。

11. 題文“沁水（今原注无沁，二阴河）出北阴（今河南
泌阳）南北水明山，东南流，过县南，沁水以东南流之”

余下注文中说：“《经》云：洹水从南来注之。然比阴无洹水，盖误引春秋之比地耳。余以延昌四年，蒙陈东荆州刺史，州治比阳县故城，城南蔡水，南出盘石山，故亦曰盘石川，西北流注于比，非洹水也。……比水又西，澳水注之，水北出距丘山，东流屈而南郭，又南入于比水。按《山海经》云：澳水又北入，魏不注比水。余按昌黎字林，及难字求雅，盖言淇水在比阴，脉其川流所会，珍其水土津注，宜是淇水音误也。比水又西南，历长冈旧川城北。比水右会马仁陂水，水出阮阴山北山，泉流競溢，水积成湖，盖地百顷，谓之马仁陂。陂水西其县下，西南流之，以流田畴，公私引裂，水断复断，故穿而导。……比水又西南流，谢水注之，水出淇城北，其源微小，至城渐大，城周迴侧水。……然则是水即谢水也。高岸下深，漫流徐平。时八月之为潴潴水，城民又曰潴潴为目，非也。”（上书五册，61—62页）

可见道元在东荆州刺史任内，对当地川脉水利，颇多探究，盖得出山海、水经之误。非实地观察，不能为文如此。

12. 经文“（潴水）又东南过长社县北”余下注文中说：“潴水（今颍河上游支流）又东南与龙渊水合，水出长社县西北，有故沟，上承潴水，水盛则通往龙渊，水减则津渠绝。其渠中，潴泉南过东郭，为渊渠水，平潭清碧潴潴，俯

視游魚，莫若乘空矣，所謂淵元潛鱗也。又東經長社縣故城北，鄆之長葛也。……石社樹暴長，故曰長社，魏潁川鄆謂也。余以聖明中出宰此郡，于南城西側修立客館，厥能既興，于土下得一樹根，甚壯大，疑是故社經長暴茂者也。稽之故說，身元在潁水名，蓋出近世矣。京相璠春秋土地記曰，長社北界，有潁水，但是水身于隍壑之中，非北界之所謂。又按京、杜地名，並云長葛縣北有長葛鄉，斯乃身涉于南矣，然其水即潁水也。”（上書四冊，26—27頁）

道元“訪漢搜遺”旁通文物古跡，鳥魯虫魚廣涉歷史考異，草木風石，然不離脈流診脈之宗旨，如荊繁被刃，綠叶扶疏而不痛不之軀干也。

三、派遺僚屬，東西探訪

1. 經文“汝水出河南梁縣鄉西天息山”，條下注文申說：“余以永平中，蒙除魯陽（今河南魯山）太守，会上台下列山川圖，以方志考差，遂令尋其源流。此等既非單徒，難以取悉，既所經見，亦容不述。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穀柏谷，若障深高，山岷遠峻，石經崎嶇，人蹟藏文，西即戶部界也。”（上書，四冊，12頁）

道元任職魯陽，因所見地方山川圖者，參差不一，為求完備，遂令屬下探訪十餘，借此等詳實圖文，以難取悉。



虽感遗憾，然无可奈何，既为罕见，惟有据述而书之。道元求泉求知之心，灼然可见。

2. 经文“泗水出鲁卞县北山”条下注文中说：“地理志曰：出济阴瑕丘县，又云出卞县北；经言北山，皆为非矣。山海经曰：泗水出鲁东北。余昔因公事，沿历徐沈，路经洙泗，因令寻其源流，水出卞县故城东南，桃墟西北。……世谓之陶墟，舜所凿处也，井曰舜井，皆为非也。墟有湍泽，方十五里，渚水潏潏，三丈如城。泽西陈阜，俗谓之妣亭山，盖有陶墟舜井之言，因复有妣亭之号矣。阜侧有三石穴，广阔三四尺，穴有通焉，水有盈涸，预以木为曲坎，以降穴口，鱼蟹暴鳞，不可胜载矣。自此连冈通阜，西北数十许里。周之西际，便得泗水之源也。博物志曰：泗出陈尾，盖斯阜者矣。石穴吐水，五泉俱序，泉穴各径尺余。水源南侧有一庙，禾稻成林，时人谓之源泉祠，非所究也。”（上书，四册，91页）

泗源何处，因地理志，水经、山海经，博物志诸说歧异莫一。道元因公沿历徐沈，路经洙泗，遂遣人寻求泗源，该文盖为据述而作。按史实，道元明陶墟舜井妣亭世俗之言之非，据地验状，认同博物志泗出陈尾之说，源泉之祠，非有所究，疑直书于此。

134. 访蕃使

注文“须水（今清川江）出东狼踰方县，东南过临须县，东入于海。”条下注文中说：“许慎云：须水出遼方，东入海。一曰出须水县。十三州志曰：须水县在东狼（今平壤南）东北，遼方东郡东，盖出其县还遼方也。昔燕人街湍，自须水西至朝鲜，……战国时，满乃王之，都王险城，地方数千里，号其孙右渠。汉武帝元封二年，遣楼船将军杨僕，左将军荀彘讨右渠，破渠于须水，遂灭之。若须水东流，无设戍之理。其地合高丽之图岩。余访蕃使（指高丽国来魏朝献使者，据魏书记载，当时高丽国几乎每年遣使朝献，其数一年二次。）言城在须水之西，其水西流，……故地理志曰：须水西至增地县入海。……考之古今，于事差谬，盖经误记也。”（上书，三册，61页）

水经与许慎皆云须水遼方东入海，道元既据汉将破渠于须水之战争进程，推断须水无东流之理，复访蕃使证实须水西流，脉水寻经，访其异国来使，其心可鉴。

道元不仅重视亲临实践，在采撷菁华，鉴别材料，判断是非时，也重视他人博识所经历。如在经文“（夏水）又东过平野县南”（上书，五册，106页）条下注文中说：“历范西戎墓南。三隐晋书地道记曰：陶朱冢在平野县，树碑云。

是越之范蠡。晋水康地记，弘盛之荆州记，刘澄之记，并言在国之西南。郭仲产言在县东十里，检其碑题，云故西戎令造君之墓，碑文缺落，不详其人，称范蠡是其先也，碑是永嘉二年立。（按：郭仲产言以下至此，为道元转述郭仲产按地所见所得，就其所述，最为宛然，以观经其他，故遵众说，从而正之。）（按：此段文字为道元对郭说的评价，也诸明辨众说从郭说的理由）。

由上述可知，道元所谓“访渚搜渠”并非虚饰之词，而有其实际行动。道元足迹几乎遍及拓跋魏整个版图。当然，他的“访渚搜渠”活动，不同于探赜客之专走旅途，探幽寻奇，而是在从政之余进行也；其“访渚搜渠”的内容，也不只局限于与水有关的川渚本身，而是以川流为脉络，融自然人文于一炉，这样做的目的，在于给“寻图访蹟者”和“涉二遊才哲”以“寻者之易”。道元“访渚搜渠”所得结论，并非处处事事与无一失，相反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，亦难免有所谬误，然此种失误，并不足以否定其“访渚搜渠”之事实，诚如近求探求黄河之源者，虽皆涉足河源地区，然所见所得所言并非尽同也。

从上述诸多实例可见，道元在序言所就“徐少元寻山之趣，夫造同津之性”之语，如同其紧接着所讲的：“访绝经

湖，道论要博；绝无访一知二之机，绝无观隅三反之慧”一样，是作者虚心若谷的自谦之辞。他认识到：“独学无闻，古人伤其孤陋，捐弃群书，达士嗟其面墙。”亦博览群书，不广采见闻，孤陋寡闻是不行的。他也认识到，“默室求深，闭门造车”是难以完全达到求知目的的，这种靠冥思苦想、闭门造车的求知方式，必须改变。但要克服和弥补山海经、图书、地理志、职方等志书的缺点和不足，撰述一部为“寻图访蹟者”和“涉土遊方者”所满意的详实完备之书，不但由于天地广阔，江河众多；而且由于“疆古茫昧，华戎代遷，郭邑宣傾，川流枝改，殊名异目，世为不同，川渠隐退，古图自負，或乱流而提谿号，或直绝而生通称，枉渚交奇，洄湍决渚，踰络支烦，学贯衆夥。”做起来犹如“毫管窥天”，“飲可酌海”一样，谈何容易。因此，只能利用暇空时间，长年累月工作。道元的“访溪搜渠”，布广前文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进行的。从前面例举的事实中已可充分看出，道元为完成“水经”注述的这一艰巨工作，是怀着满腔热情进行“访溪搜渠”活动的。寻山问津，当然不是他与生俱有的兴趣爱好，但出于撰注《水经》的理想追求，通过访溪搜渠的实践，通过笔端倾注了他对山山水水的热烈和无畏眷恋之情。